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一卷

朝廷每端午節，賜朝官吃糕粽於午門外，酒數行而出。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，事畢皆出。上迎母后幸內沼，看划龍船，炮聲不絕。蓋宣德以來故事也。丙戌歲，炮聲無聞，人疑之，後聞供奉者云，是日，內官奏放炮，上止之云：「酸子聞之，便有許多議論也。」上之顧恤人言如此，可以仰見聖德矣。奉天門常朝，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扇，金黃絹以裹之。嘗聞一老將軍云：「非扇也，其名卓影辟邪」。永樂間，外國所進。但聞其名，不知為何物也。

嘗聞尚衣縫人云：「上近體衣，俱松江三梭布所制。」本朝家法如此。「太廟紅紵絲拜茵，立腳處乃紅布。」其品節又如此。今富貴家僮子弟，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袴者，暴殄過分，甚矣！

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，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，讀卷官、祭酒、博士、給事中、修撰各一人，監試官御史二人，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，對讀官司編修二人，搜檢懷挾、監門巡緝所鎮撫各一人，禮部提調宣尚書二人。次御試策題。又次恩榮次第云。洪武四年二月□九日廷試。二□日午門外唱名，張掛黃榜，奉天殿欽聽宣諭。同日除授職名，於奉天門謝恩。二□二日賜宴於中書省，二□三日國子學謁先聖、行釋菜禮。第一甲三名，賜進士及第，第一名授員外郎，第二名、第三名授主事；第二甲一□七名，賜進士出身，俱授主事；第三甲一百名，賜同進士出身，俱授縣丞。姓名下籍狀，與今式同。國初制度簡略如此。今《進士登科錄》，首錄禮部官奏試日期，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，進士出身等第。聖旨俞允，謂之玉音。次錄讀卷、提調、監試、受卷、彌封、掌卷、巡緝、印卷、供給各官職名。又次靈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。上御奉天殿，親試策問。三日早，文武百官朝服，錦衣衛設鹵簿於丹陛丹墀內，上御奉天殿，鴻臚寺官傳制唱名，禮部官捧黃榜，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；張掛畢，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，送狀元歸第。四日，賜宴於禮部；宴畢，赴鴻臚寺習儀。五日，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。六日，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。七日，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。禮部奏請，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。朝廷或有事，則殿試移他日，謂之恩榮次第。又次錄進士甲第：第一甲三人，賜進士及第；第二甲若干人，賜進士出身；第三甲若干人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每人名下，名具家狀。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，其家狀式，姓名下云：「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，治某經，字某，行幾，年幾歲，某月某日生。曾祖某，祖某，父某，母某氏。祖父母、父母俱存曰重慶，下父母俱存曰具慶，下父存母故曰嚴侍，下父故母存曰慈侍，下父母俱故曰永感，下兄某，弟某，娶某氏，某處鄉試第幾名，會試第幾名。」

予奉命犒師寧夏，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，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，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。問其所制，云：「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，陣亡軍士積骸遍野。上念之，命收其頭骨，規成數珠，分賜內官念佛，冀其輪迴。又有頭骨深大者，則以盛淨水供佛，名天靈碗。」皆胡僧之教也。

予使跡所及，歷趙、秦、伊、周四王府。朝見日，皆有宴。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，品饌豐盛，餘皆長史陪宴，賓館成禮而已。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，賢而且嚴，每朝使至，必令王出宴。云：「非惟見爾敬重朝廷；好言好事，亦得見聞。若在宮中，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。實有何益？」酒饌已具，必令人昇入觀之；如不佳，典膳廚役皆受撻辱。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，由太妃之賢也。

各鎮戍、鎮守內官，競以所在土物進奉，謂之孝順。陝西有木，實名榲桲，肉色似桃，而上下平正如柿。其氣甚香，其味酸澀。以蜜製之，歲為進貢。然終非佳味也。太監王敏，鎮守陝西時，始奏罷之，省費頗多。敏，本漢府軍餘，善蹋鞠，宣廟愛而闡之。常熟知縣郭南，上虞人。虞山出軟栗，民有獻南者，南亟命種者悉拔去，云：「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。」其為民遠慮如此，因類記之。

環、慶之墟有鹽池，產鹽皆方塊如骰子，色瑩然明徹，蓋即所謂水晶鹽也。池底又有鹽根如石，土人取之，規為盤盂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，皆有鹽味；用之年久，則日漸銷薄。甘肅靈夏之地，又有青、黃、紅鹽三種，皆生池中。

陝西布政司，本唐宰相府。前堂屏後有方石池，中刻波浪紋，云是宰相冰果之器；後堂簷下有一石池，中地稍高，四周有走水渠，云是宰相用以割羊。又有釘官石，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，云唐舉子以此自占。凡釘入者，終身利達；不入者不利。往往有驗云。

「焚書只是要人愚，人未愚時國已墟。惟有一人愚不得，又從黃石授兵書。」此《焚書坑詩》。不知何人所作，家君常誦之。坑在驪山下，即坑儒谷是也。

正統己巳，車駕蒙塵，敵勢甚熾，群情騷然。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，眾囁嚅久之，翰林徐理元玉謂宜南遷，英甚不以為然。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，眾心遂決。景皇帝既即位，意欲易儲。一日，語英曰：「七月初二日，東宮生日也。」英叩頭云：「東宮生日是□一月初二日。」上為之默然。蓋上所言者謂懷獻，英所言者謂今上也。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。理後改名有貞。

陝西環縣界，有唐時木波、合道等城遺址，志書以為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。嘗考之，唐德宗興元□三年二月，集方渠、合道、木波三城，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。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，故云。

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，即唐之華清宮故址。山上有玉女祠，乃其發源處。唐時每歲臨幸，宮殿壯麗，今惟此池存焉。上覆屋數楹，四周鑿以壁石，其水寒暖適調，清微可鑿絲髮。湯泉若句容、宣府、遵化等處亦有之，其佳勝宜莫如此。然以官府掌之，非貴宦無由得沿；其外別引泉，為男女混堂二處，則居民共之。

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邊官，皆百戶為之，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，蓋其地無府、州、縣故也。然居庸以北，水甘美，穀菜皆多；環縣之北皆碱地，其水味苦，飲之或至泄利。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，化水以供上官。尋常使客，罕能得也。

吾蘇陳僖敏公鑑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，用法寬平，臨事簡易。數年間，兩暘時若，年穀屢登，民信愛之，以其美髯鬚，呼為鬚子爺爺。嘗以議事還朝，民訛傳得代遞道借留者數千人。公論以當復來，始稍稍散去。及其復來，焚香迎候亦然。民父母及身有疾者，發願為公昇輿，則不事醫藥祈禱，輒愈。一出行台，人爭昇之，雖禁之不息也。及公去，有畫像事之者，其得民如此。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，識者亦以為宜，然民雖陽畏，而陰實怒之。且旱潦相仍，邊事日作，非復昔時之氣象矣。故善論公者，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，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。

陝西都指揮司整，幼嘗結數惡少為義弟兄，一人受挫，則共力復仇。整嘗繫殺一人於都市歌樓，主家執之不力，被脫去，乃執其與劉某於官，究整所在，劉曰：「我實殺之，非整也。」眾證為整，劉自認益堅。法司不能奪，乃論死，後得末減，發充遼東三萬衛軍。整德之，每歲供其軍費。時整有老母，故劉誣代之。古之俠士，不能過也。

太監牛玉之敗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、置立私宅等事，皆祖宗時所無，請一切禁革之。其言謙直，切中時弊。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。天下之士，莫不慕其丰采。徽字尚文，南京人。丙戌歲，予犒師寧夏，過寧州，聞判官李某，數中人問及此事，李云：「始謀於王淵默，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，乃焚香告天以為盟。奏本則各草一通，俱送尚文，以備採取。若為首，則六科以次列名，不容退避。蓋舊規也。」志默，紹興山陰人，謫四川茂州判官。予以此舉徽擅其名，而淵之力居多，故表著之。

陝西城中舊無水道，井亦不多，居民日汲水西門外。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，以為關中險要之地，使城閉數日，民何以生？始鑿渠城中，引灊、灑水從東入西出，環鑿其下以通水，其上仍為平地，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。此永世之利也。

西嶽華山、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，載在祀典。而西安又有五嶽廟。陳僖敏巡撫時，既不能毀，而又奏請重修之，失禮甚矣。

況勞民傷財，在所得已。此不學之過也。

《水東日記》云：「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，於兵部奏內常用之，然未見所出。」乃引韓退之、羅隱「乖角」字，以為與今乖覺意正相反。蓋奏詞移文間，用方言時語，不必一一有出也。今之所謂乖，即古之所謂點、點豈美德哉。韻書訓乖云：戾也，背也，離也。凡乖者，必與人背離。如與人相約諫君，劾奸死難，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，反謂不違者為癡。此正所謂乖角耳。

正統丙辰狀元周旋，溫州永嘉人。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，問同在內諸公云：「周旋儀貌如何？」或以豐美對，閣老喜。及傳臚，不類所聞。蓋豐美者，嚴州周瑄，聽之不真而誤對耳。天順庚辰，曹欽反，逮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。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，亦棄市。蓋二人皆寧波人，且同名，故有此誤。人之禍福，固非偶然。然亦有如此者，所謂命也。

慶陽西北行二百五里為環縣，縣之城北枕山麓，周圍三里許，編民餘四百戶，而城居者僅數家。戍兵僦屋，閭巷不能容，至假學宮居之。其土沙瘠，其水味苦，乍飲之，病脾泄出。趙大夫溝者，味甘，然去城餘里。歲祀先師，則取釀酒，不可以給日用也。驛廩稍供稻米，蓋買諸慶陽，粟一斗得稻米一升。薪木則買諸開城。開城亦小邑，去環八里，地有美薪，其愈環可知矣。其古蹟，則靈武台在焉，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處。城之南有唐時木波、合道等城，遺址尚存。居數日，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，咸謹樸。使之析義理，皆頗能之；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。嘗與索韻書，遍城中不可得。蓋其地僻陋，無賢師友。校官來師者，各以所通經授弟子。或不久去，則買買焉無能成其終者。無惑乎人才之難也。

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，令慶陽、邠、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，民頗怨之。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，其終篇云：「可惜路旁如許地，只栽榆柳不栽桑。」項公和韻云：「老我豈無衣食計，安知此地不宜桑。」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。邠、寧、慶陽，皆古豳地，《七月》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。要之，盧公之言得之。

莊浪參將趙妥兒，土人也。嘗馬蹙，視土中有物，得一刀，甚異。每地方將有事，則自出其鞘者寸餘，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。識者云：「此靈物也，宜時以羊血塗其口。」妥兒賴其靈，每察見出鞘，則預為之備。以是守邊有年，卒無敗事。太臨劉馬兒還朝日，求此刀，不與。以是掩其功，不得升。

民間俗諺，各處有之，而吳中為甚。如舟行諺「住」，諺「翻」，以「箸」為「快兒」，「幡布」為「抹布」；諺「離」、「散」，以「梨」為「圓果」，「傘」為「豎笠」；諺「狼籍」，以「榔槌」為「興哥」；諺「惱躁」，以「謝灶」為「謝歡喜」。此皆俚俗可笑處，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「快兒」者。

洪武中，朝廷訪求通曉曆數、數往知來、試無不驗者，必封侯，食祿千五百石。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：「國祚長短，在德厚薄，非曆數之可定。三代有道之長，固所定論。三代而下，深仁厚德者，漢、唐、宋而已。如漢高之寬仁，繼以文、景之恭儉，昭、宣之賢明，光武之中興，章帝之長者。唐太宗之力行仁義，宋太祖之誠心愛民，是以有道之長。國祚最短者莫如秦，其次如隋，又其次如五代。始皇之酷虐，煬帝之苛暴，五代之窮凶，是皆人事所致，豈在曆數？欽惟聖上應天眷命，掃滅群雄，救亂誅暴，其功大矣。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，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。是以御宇以來，政教未敷，四方未治。伏乞效漢高之寬仁，同太宗之誠懇，法三代之稅斂，則帝王之祚，可傳萬世，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？」又言：「陛下連年遠征，臣民萬口一辭，皆知為恥不得傳國寶，欲取之耳。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，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，秦始皇秘之，名曰御璽。自是以來，歷代珍之，遂有是名。《易》曰：『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』是知仁乃人君之寶，玉璽非寶也。且戰國之君，趙先得寶而國不守；五代之君皆得寶，皆不旋踵而亡。蓋徒知玉璽之為寶，而不知仁義之為大寶故也。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，莫如三代。三代之時，未有玉璽。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，而不在此璽亦明矣。今為取寶，使兵革數動，軍民困苦，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。聖人智出天下，明照萬物，何乃輕此而重彼，愛彼而不愛此邪？」又言：「方今力役繁難，戶口雖多，而民勞者眾。賦斂過厚，田糧雖實，而民窮者眾。教化博矣，而民不說，所謂徒善也。法度嚴矣，而民不服，所謂徒法也。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：『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、虞之治乎？』方今國則願富，兵則願強，城池則願高深，宮室則願華麗，土地則願廣，人民則願眾。於是，多取軍士，廣積錢財，征伐之舉無虛日，土木之功無已時，如之何其可治也？」又言：「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，三年連坐胡黨，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，二三年大殺京民。此妄立罪名，不分臧否，一概殺之，豈無忠臣烈士、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？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。夫自古不嗜殺人者，能一天下。而殺之多者，後嗣不昌。秦、隋、元魏之君好殺不已，其後至於滅絕種類，漢時誤殺一孝婦，致東海枯旱三年。方今水旱連年，未臻大稔，未必不由殺戮無辜、感傷和氣之所致也。」又言：「明主之制，賞不僭，刑不濫。今刑既濫矣，復賞賜無節。天下老人，非功非德，人賜鈔五錠；征出軍官，位高而祿厚，平寇禦侮，亦其職分當然，今乃賞賜無極。夫厚歛重科，窮民困苦，而濫賜無功之人，甚無謂也！宜節無功之賞，以寬窮民之賦。則天下幸甚，萬姓幸甚！」其餘若通鈔法、罷充軍等事，皆切時弊。約三千餘言，節其要錄之。敬心，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，後仕某官。問之山東仕於朝者，皆莫之知。已無官守言責，而能直言如此，何其壯哉！不可泯也。

《孟子》云：「傳說舉於版築之間。」屈原云：「說操築於傅岩兮，武丁用而不疑。」二書「築」字，猶《周詩》「築室百堵」之「築」。蔡氏注說築傅岩之野云：築，居也。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。蓋以版築胥靡之事，說賢者，不宜有此。為賢者諱，故云然爾。然孟、屈去殷周末遠，必有所傳。況耕稼陶漁，不足以病舜；釣弋獵較，不足以累孔；窮而操築，亦何足以為說諱乎！

古人於圖書畫籍皆有印記，云某人圖書。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。正猶碑記、碑銘，本謂刻記銘於碑也。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，莫之正矣。

前輩詩文稿，不愜意者多不存，獨於墓志、表碣之類，皆存之者，蓋有意焉。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，其先崑山人，嘗以公差過昆，訪求其祖墓，父老無能知者。居數日，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志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志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，而封表之。於是，知葬理之不可無志。而志葬者世系墓地，尤不可以不詳也。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，而不使之廢棄，亦厚德之一端也。源，本沙頭鬱氏子，鬱與錢世連姻。錢無子，鬱以一子為其後，後戍薊州。鬱今為醫官，錢氏則已絕矣。

吳中鄉村唱山歌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。惟一歌云：「南山腳下一缸油，姊妹兩個合梳頭。大個梳做盤龍髻，小個梳做揚籃頭。」不知何意。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，予思之，翼日報云：「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，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。作如是觀，可乎？」樹之云：「君之穎悟過我矣。作如是觀。」此山歌第一曲也。